

卷之四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三・子部・雜家類

吹網錄六卷〔清〕葉廷琯撰……………一

鷗陂漁話六卷〔清〕葉廷琯撰……………九九

讀書雜誌十二卷〔清〕勞格撰……………一八九

霞外攬屑十卷〔清〕平步青撰……………三六一

吹 網 錄

〔清〕

葉廷琯 撰

吹網錄 卷一
吹網錄 卷二
吹網錄 卷三
吹網錄 卷四
吹網錄 卷五
吹網錄 卷六
吹網錄 卷七
吹網錄 卷八
吹網錄 卷九
吹網錄 卷十

新網錄

序

同治八年夏六月
開珣冬十月歲五
嘉興唐翰題署

序

吹網錄陂漁話各六卷吳縣葉調生先生諱廷禧字繼武氏代有撰述其著錄於說家者宋之石林名最富先生本石林後家甌甌人文之藪師友皆一時勝流弱冠才譽籍甚既而淡於榮進潛浸樸學一以考佐經史爲營垂八十不衰顧常欲然無少滿假其爲書經知故證明者悉著所從來若不與焉卽先生生平馴養可徵也頃歲戊辰之冬先生沒其外孫陳通判德銘謀不朽其言校而寫於木賞不足則蘇湖諸同人釀舉之而耆刊參閱雷明經浚之力最多曰楨之生後先生二十年避地上海相識逆旅中時先生已七十粹然和易不自有其魁老勤學好問一往沈篤謂曰楨可與道古謬爲忘年交以自輔翊嘗見其兀兀著書每草一條必反覆考榘事隱而得其證思窮而通其指脫然披解躍然笑舞不可一二計也今先生往矣此樂不可復撥宿草之悲其何能已不佞方無以彰先生之文行幸諸君子曠思昭達不令付諸幽遐俾是書流傳與石林濟美九原之志倘於斯乎慰曰楨安可以無辭他詩集若干卷又所錄同時未刻詩爲存沒二集凡百六十餘家卷帙稍繁請俟後之有力者同治庚午正月烏程汪曰楨序於會稽學署

吹網錄自序

宋方外惠洪述佛印禪師語曰學者漁獵文字語言中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以此爲好論說尙著述者做誠爲切至願斯語也罕譬而喻卽以文字語言論亦已妙絕古今矣不敏此書所談雖皆儒家事理其病根在愚狂則與前說正相類知不免爲古德所訶無如結習已深一旦破除非易卽觀惠洪述斯語而載之林間錄方欲自去愚狂之蔽不覺已近漁獵所爲信乎結習難除釋與儒殆無二致也無已則仍就文字語言爲懺摩卽用禪師語題曰吹網錄言乎釋則審戒而自陳所犯言乎儒則知非而欲寡未能名書本意實兼斯二者若夫離文字語言吹網錄

自序

而求所心得則透網而出尙請俟諸異時云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秋之望吳門十如居士葉廷璋識

或謂余曰子旣以儒家著書而以釋家之語名之毋乃見譏於識者余曰是說誠然然宋儒講學之書已襲取唐時釋子語錄之名下此則小說家有宋人鐵圍山叢談近世如紀文達之如是我聞彭甘亭之懺摩錄亦皆以釋家語命名拙著蓋竊援其例爾越歲庚申冬調生附記於滬上寓廬

參校姓氏

仁和胡 珽心耘

勞 格季言

勞 權平甫

海甯查 光查山

秀水周 閑存伯

烏程汪曰楨謝城

張 鍾醉樵

蔣維基厚軒

凌 霞子與

歸安李承煦希三

陳 綱耆梅

江山劉履芬泐生

寶山印康祚印川

震澤吳釗森曉鉦

昭文趙宗建次侯

長洲潘鍾瑞慶生

元和錢 綺映江

王 炳樸臣

吳縣戈 載順卿

貝青喬子木

劉禧延辰孫

石渠梅孫

潘遵祁順之

雷浚甘谿

亢樹滋鐵卿

方外祖觀覺阿

吹網錄第一卷目

曲禮無稷曰明彙句之證

與之庾

虞仲夷逸

顧陳埜四書別解

遷葬嫁殤

史記老子列傳索隱

宋義有後

楚元王子郢客

漢書古今人表

吹網錄目

曲逆二字音

汲黯卒年

公孫弘卒年

郭林宗卒年

蜀志馬超傳誤文

吳志丁奉傳脫文

韋昭避諱改名

晉書遺漏人物

王僧達

隋書煬帝放螢事

舊五代史考證語

舊五代史楊凝式傳注證

吹網錄

二日

二

吹網錄卷第一

吳 葉廷琯 調生

曲禮無稷曰明粢句之證

曲禮稷曰明粢正義載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句爲是惠氏棟九經古義引周禮太祝注及獻帝宗廟祝嘏詞蔡氏獨斷僅得其三證餘莫能詳孫氏志祖讀書腔錄舉甫田以我齊明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鄭箋潔齊豐盛皆不引曲禮謂又得一證顧孫氏此條先因朱子集傳謂齊明卽明粢倒文協韻而辨其非則齊明與明粢固自有別姚氏鼎惜抱軒筆記亦言稷固在齊盛中而齊盛不但稷引說文皿部齊黍稷在器以祀者爲證然則曲禮卽果有此句毛鄭亦本不當引之未可援以續惠氏三證也惟姚氏筆記又引說文禾部齊稷也或從次作粢云此乃稷曰明粢之正字余以爲曲禮若有此句許叔重於此宜引之而竟未及焉此或又可爲古本所無之一證耳

與之庾

論語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爲庾近時錢氏坵論語後錄曰依包注則庾應是遂聘禮記曰十六斗曰簋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簋者今文簋爲遂簋既譌遂遂與庾同聲是包十六斗說之所由來矣考工記庾容二穀注豆實三而成穀受斗二升庾

讀如請益與之庾斗二升曰穀庾容二穀實二斗四升鄭康成
讀考工之庾與此庾同是鄭以此爲二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
解字作𣎵是按此解自是確詁而其端實發自皇侃論語義疏
皇氏之說曰初請惟得六斗四升請益而得十六斗是益多於
初如爲不次政恐益足前釜以成十六斗也又曰苞注與賈氏
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瓶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鄭云豆
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穀如陶瓶二
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苞氏注曰十六斗爲庾卽是聘禮之簋
聘禮十六斗曰簋不知苞賈當別有所出耳皇氏能發前人未
發之疑而不能自決故錢說爲疏通證明之於當日事情深合

吹網錄

卷一

二

虞仲夷逸

論語謂虞仲夷逸一節漢書地理志引之師古注曰虞仲卽仲
雍也夷逸言宜於蠻夷而遁逸也隱居而不言故其身清潔所
廢中於權道此不以夷逸爲人姓名與集解包氏七人之說不
合然包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顏亦以放言爲不言其說又
同蓋蠻夷遁逸之說或本前漢人舊解故班史引之而顏監注
之但今莫考出自誰氏耳明監本漢書脫去此注汲古閣本有
之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云虞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爲仲雍宜
於蠻夷而遁逸蓋昔其誤以二人爲一人然此出顏注而大
慶指爲班語而議之亦誤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有仲雍虞仲一條亦糾顏監此注以二人爲一人也
顧陳埭四書別解

抱桐讀書眼一帙款署鎮洋顧陳埭玉停箸抱桐殆別字也書
凡百餘條僅見鈔本皆四書中別解其精確處實較集注推勘
深細而於古義有未安處亦不爲調停曲徇之說擇而存之以
備參考按陳埭爲康熙甲午舉人後官行人見 國朝詩別裁
集小傳歸愚尚書謂婁東詩人皆宗仰吳祭酒玉停獨能自闢
町畦宜其讀書能自具隻眼也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有顧陳
埭傳謂以薦入湛凝齋修書議敘得官精於字學算學樂律留
心著述教授生徒質疑問難者滿座此編必當日錄示及門者
乃詢諸婁東人士無復知其書名則其湮沒不傳久矣

吹網錄

卷一

三

盈於耳目之間不可勝數故夫子特斷爲鮮對多而言也
承順父母顏色爲難自是正解蓋父母之志實見於色承順
顏色者養志之謂也人子能有愉色婉容或猶未能體察父
母顏色以求其志未有視聽於形聲之表承順在志氣之微
而反不能有愉色婉容者也

臣友之道皆當以禮自持數則近於諂諂而不敬故事君致
罪辱朋友兄疏薄不粘納諫爲義更廣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蓋言仁者惟仁是從設仁在井中亦須
舍生從之今特救之人在井中救人之人在井外從之爲仁
不從爲不仁豈非井中之人卽是井中之仁耶作仁字解殊

有味汪謝城曰慎曰井有仁焉謂仁在井中亦當從之故確語但云不必改仁爲人字可也

意必固我者常人之情毋意必固我者賢人之學并絕去禁止之迹自然無此四者則聖人之不可及也絕四是絕四毋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來與今皆指後生言其有日進之勢焉得料其必無好處反與年而俱退也橫插入我之今日雖本注疏爲義殊劣雷甘谿後曰焉知來者不如今猶言焉知算沙室稟題耕石先生蘭竹館稟皆有後生可畏全章題文皆如此解

鄉人皆好章觀好惡我之人斯知我之好惡不謬若鄉人皆好是我必不能惡惡也鄉人皆惡是我必不能好善也此解

吹網錄

卷一

四

方合問答之意若作徵驗人品皆好皆惡太遠人情子貢先不應作此問

其言而過其行君子恥之申說何等明了注作平開使恥字之義不足過字之義不穩按錢辛楣宮詹引邢叔明疏義與此同實本皇侃義疏疏其言之過其行也特願氏尚未及知皇說耳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怨是言己之怨人不是言人之怨己與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其理不殊蓋人不知自反惟况人之不是所以不免有怨於人正己不求者忠恕之至故怨竟稱無躬自厚薄責人者強恕之始故怨但曰遠君子祇自治其心耳人之怨不怨未嘗措意若以避怨而

不收求責於人成何心術耶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乃不肯自辱非畏人怨也此處辨心之在內在外學之爲己爲人

道不同不相爲謀同是善同是正而取道既別則其謀自然不能相爲如伯夷太公泰伯季歷各造其域各行其志下至里克荀息申胥伍員一時分投更不相顧矣雖小道如農工醫卜亦復如是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也若分善惡邪正則如冰炭之不相入雖兒童皆知之而煩大聖人特舉以垂訓乎

吹網錄

卷一

五

一鄉皆稱愿人是鄉愿二字明白的當注腳今云鄉者鄙俗之意又云鄉人之愿者也將鄉字竟作此人籍貫然則朝市中無鄉愿耶不過其人立心務求鄉人皆好之耳其病不在鄉字

畜君何九畜當作畜養之畜言愛而奉之也以臣畜君嫌於諂故曰何九好生於善推本君德則九正故孟子以好君釋之景公方以欲比先王爲美而晏子進以先王之觀爲逢迎其美焉得於詩中有止君之欲一層試將本文玩味能著眼在吾欲觀何修可比善哉問惟君所行景公說君臣相說諸字則畜字之義自明汪謝城曰畜訓養不訓止極是錢竹汀聲得義此以好釋畜畜即是好較顧說九直截了當也又曰余嘗論此章今也不然節亦屬夏諺此蓋夏之衰朝陳古風今之語爲諸侯憂即爲諸侯度之諸侯來子襲趙注殊難通況此節乃諸語若晏子自作約語而又自釋流連荒亡之義

是豈對君之體耶惟流連荒丘亦夏諺故釋其義也以今爲
疑之者而終不得其解豈知其誤先由誤解今字乎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丘之行正釋夏諺陳古刺今之意惟君所行也
句專指好一過說謂君能行先王之道斯可此先王之觀也
若云二者惟君所行是豈好君之謂哉少時有此論質之於
師師輒戒以舊注所不可妄議未敢筆之於書終耿耿
不怠於心因論諸君而附及之未知亦可備一說否
亦運而已矣運旋也齊來伐燕將謂另換一番世界乃燕是
水齊旋過來仍是水燕是火齊旋過來仍是火燕既換了齊
旋過來卻仍是燕也亦字而已矣字神理俱足
善與人同樂取於人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時時將取與二字
揉和互用寫出大舜胸懷但知有善不知人已取與之判故
人不異己己不異人與亦是取取亦是與如此方爲能舍能
吹網錄 卷一 六

樂方是大方是同與猶許也助也便失此意矣
齊人一妻一妾當連上章儲子一氣說下言我何畏人矚若
今之求富貴利達者乃不堪爲人所矚耳由王觀之吾無異
於人而不知卻可爲堯舜由君子觀之人則大異於我而甚
至不可對妻妾也

爲其爲相與爲其不成享也一問一答緊相呼應可知不成
享是答問意非釋書意注謝城曰顧說皆好而取其言鄉愿
齊人三條九確惟子絕四一條未安
遷葬嫁殤

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云生時非夫婦死既葬
遷之使相從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

之是亦亂人倫者也疏云遷葬謂成人鰥寡不言殤娶者舉女
殤男可知也據注疏所言蓋以葬者本鰥夫寡婦遷之使合第
鰥者或本無妻寡者必先有夫合於彼則何以處此事甚難通
疑必有說焉惜注疏家辭尚簡要未爲中言明晰也此事本世
所罕遇卽載籍亦不經見若嫁殤則三國志魏武幼子倉舒死
欲求邴原女合葬原以非禮辭乃止仍爲聘甄氏女合葬
又明帝愛女淑卒以甄后女從孫黃與合葬此殆卽媒氏注中
鄭司農所謂今之娶會者歟以下又見北史穆正國子平城早
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與公主冥婚舊唐
書蕭至忠甚承恩顧敕女先女冥婚韋庶人弟合葬懿德太
吹網錄 卷一 七

子潤與監丞裴粹女冥婚合葬又大曆三年詔故齊王侯
追諡承天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諡曰恭順皇
后而宋康與之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
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知此事歷代常有之唐以前帝王
家且行之恬不爲怪今西北諸省民間尚沿此風余姊婿席愷
官山西太原尉女殤已葬邑紳楊氏子亦殤遺媒求婚於席移
女輓歸與子同穴兩家稱姻媾焉此與前引歷代事同皆嫁殤
而兼遷葬者其爲非禮不待言然席後南歸脫然無女孤墳
之慮在宦遊者又甚便之人情所溺誠難概以禮法繩也

史記老子列傳索隱

史記老子列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云張蒼傳老子爲柱下史錢氏大所考異曰按蒼傳但云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未嘗及老子一字余考張蒼傳文固未及老子一字惟主柱下方書一語有索隱云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始知此語乃是張蒼傳索隱之文由俗本史記以索隱散入本文下者於老子列傳既載索隱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一語其下並舉張蒼傳索隱老聃爲柱下史之文以證之故別加又張蒼傳四字而失於標明爲索隱以致牽混莫辨讀者遂謂索隱誤引張蒼傳所無之語也

宋義有後

吹網錄

卷一

入

史記索隱引東觀漢記宋揚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按昌卽以代中尉爲文帝參乘入長安者能用才識自顯於明盛之朝義父子雖死於項羽亦可謂有後矣康熙時浙人姚之駟蒐集東觀漢記遺文八卷於宋揚宋昌此語後書館重輯者廣十之六宋揚傳亦獨遺此殆因索隱爲几案間書轉致忽略也

楚元王子郢客

史記孝文本紀羣臣迎者有宗正劉郢漢書文紀作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考漢書百官表高后二年上郢侯劉郢客爲宗正七年爲楚王又諸侯王王子侯表並作郢客他若楚元王傳遣

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史記惠景間侯者表亦作上郢侯郢客惟漢興以來諸侯表孝文二年爲楚夷王郢元年楚元王世家子夷王郢立皆無客字按郢客之名史漢紀表世家傳不同又各自違異未知孰是通鑑於考異但辨郢客封侯之年而於其名之不同亦從略至武帝時有代其王子土軍侯郢客此又別是一人矣

漢書古今人表

班書古今人表最無謂劉知幾史通駁之云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類聚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爲表且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焉施松上附生贅疣不知翦截

吹網錄

卷一

九

其論極確張晏所譏則止就表中指其差違失謬顏師古已曲爲回護然如晏譏膠毒不當在第七今明監本與汲古閣本皆無之或後人亦因其穢雜有所刪削矣且旣稱古今人表乃表中但有古人不及今人師古謂其書未畢余考後漢書班昭傳明言八表天文志未竟詔昭踵成之則此表不應尚留缺略此蓋作者慮以論列今人賈禍故斷自秦止而古今人表之名則尚沿初題未改顏監未畢之說亦曲爲之辭耳試觀藝文志敘春秋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邱明恐弟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春秋所貶損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不宣所以免於時難也孟堅立論如

此於古聖賢所述作尚不免以常人之心度之雷甘裕後曰後引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其自爲漢史肯顧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誦士也然等次今人著之於表乎雷甘裕曰此說未盡也班氏固臣必又有不欲竟不言之處故創爲此表以示勸戒後所謂歸人以鏡今人等次古人而不及今人而題曰古今人表蓋借古在其中矣此班氏之深意也因疑此表實孟堅平時纂集欲別著一書而未成者故於漢書體例全無關涉後其妹續史時乃取以僂入漢書中強符八表之數而不計其於史裁不合也會以此論質之叵友寶山印印川康祚印川曰孔子作春秋尚有罪我之言孟堅自視於孔子何如乃於千百年之聖賢帝王奮筆肆爲進退是亦不可以已乎著一書而命意已荒體裁之吹網錄 卷一 十

不合猶其小焉者矣此論尤爲能攻其要

曲逆二字音

陳平封曲逆侯學者讀曲逆作去遇宋景文嘗疑之吳曾能改齊漫錄引孔經父語云漢書無音文選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注曲區句反逆音遇按李善注無此文當是五臣注今漫錄排印通鑑注引選注劉長孫緒延考古質疑辨之謂漢書地理志曰區遇亦去字音與區句同中山國曲逆縣王莽時改曰順平張晏注云淵原注乃水至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就是而觀曲逆二字當如本字不當借音劉辰孫曰古地名讀與音者不一而字非如他文因別訓而異音也考其後胡三省注通鑑亦以選古質疑以爲不當借音猶未明確

注爲非又述顏之推語曰俗儒讀曲逆爲去遇最無謂足知隋以前已有去遇之音不始於五臣之注選矣然余考顧氏炎武編古音爲十部嘗言入爲聞聲同時李氏因篤撰古今韻考本其說編入聲俱轉去聲如入聲彙錄第二部三燭中曲字二十陷中逆字轉去聲則入御遇韻蓋北音無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如費無極極字史記及吳越春秋俱作忌鄭食其審食其趙食其漢書顏注皆音異基此亦一證雷甘裕後曰張平子東京三王之趙越軼五帝之長驅連三皇之遐武諱謂駕運而不能屬屬屬與驅韻詩小戎章籍蔽玉屋曲與驅鼻韻此見於古人有韻之文者又一證也轉去是曲逆二字之當作去聲已有確據知其義自應如本字解其音則文選所注正協北音未可執吹網錄 卷一 十

爲當如本字顏黃門及葉胡二家皆拘於曲逆字義而未暇講及轉聲也至吾家族祖涵峰樹藩校刻文選有所引按語述司馬彪郡國志載章帝更名蒲陰事亦謂曲逆當依本字讀又先引漢書曹參傳顏注曲音邱羽反逆音駟謂文選選讀曲爲區句反誤駟爲遇據余蕭客文選音義此條爲何義門說余按曹參傳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注云曲音邱羽反遇音駟曲遇乃河南中牟縣聚名與曲逆爲中山蒲陰縣本名者判然兩地考之郡國志自見史記高祖本紀曹參世家正文及注亦具載分明涵峰所引誤認曲遇卽曲逆乃臆改顏注遇字作逆因而不復辨曲字之作邱羽反者由地名既異字音自亦各殊翻以此議選注之訛何

舛耶倘學者習焉不察必將有改曹參傳中曲遇作曲逆者貽誤滋甚矣故附記於此

汲黯卒年

史記汲黯列傳黯居淮陽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漢書本傳則作十歲而卒通鑑元狩三年汲黯進言考異於免右內史爲淮陽太守參用漢書武紀百官表及本傳其卒年則與史記合然正文於元狩五年書黯拜淮陽太守事終言之曰十歲而卒仍同漢書本傳與考異不合竊謂漢書於黯官軍邪王事後所敘事跡其節次悉依史記則七歲之文豈必獨改因疑傳文十歲卽是七歲傳寫之訛不然昆邪卽渾邪王之降紀在元狩二

吹網錄

卷一

三

年右內史之免表在元狩三年若歸隱田園數年以後尚有淮陽十歲則徐野民作史記音義何以遽定黯卒在元鼎五年耶惟昔人論黯每有十年不召之說如王應麟通鑑考異辨樂書神馬歌事先云黯卒於元封四年又云太初四年大宛獲馬黯卒已六年以深簡之淹博而亦從漢書作十歲則其說相沿已久可知矣

公孫弘卒年

錢氏大昕疑年錄於前漢無一人吳氏修輯續錄補之亦祇得三人揚州劉書之阮文達公造室四史疑年錄始廣之得數倍余偶檢錢氏三史拾遺辨漢書公孫弘本傳年八十之誤謂建元元年

平津年六十以賢良徵至元狩二年整二十歲則卒時實年七十有九疑年錄無弘始偶忘之抑三史拾遺成在後歟王氏鳴史商權劉氏四史疑年錄弘年皆仍漢書之謬至平津之始舉賢良在建元元年再舉則在元光元年本傳以爲元光五年者誤武帝紀言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實則仲舒之舉自在建元元年而弘之再舉乃在是年帝紀謂仲舒與弘是年同出亦不免小誤王楙野客叢書辨之甚詳附記其略於此

郭林宗卒年

郭林宗卒年其說不一今世所傳樞本郭有道碑文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南二年正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內此碑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南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注載此碑則云年四十有三

吹網錄

卷一

三

以建南四年正月乙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建南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慟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此與石刻碑本合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謂陳寶之死在靈帝建南元年九月史不誤也然則林宗當生於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南二年年四十二惟是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正月皆無之若依水經注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翁氏之說如此余按袁宏後漢紀獨於建南二年九月以後書黨人之禍泰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蓋元年雖

有陳寶之事李杜諸賢尚在國猶可爲至是而三君八節顧劇一網打盡更無可望於是哀痛迫切而爲此哭而爲此言於時勢較爲切合故通鑑亦從其說范書雖本之謝承後漢書而袁彥伯究在蔚宗之前疑其別有依據也林宗此慟既以在建寧二年九月爲合則卒於二年春之說不的證以水經注所引碑文年月日又分明可考是林宗實生於永建四年已已至建寧四年辛亥正月而卒年四十有三似不當舍此而更泥范書本傳矣

蜀志馬超傳誤文

傳稱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錢氏考吳謂前

吹網錄

卷一

十四

字疑衍先主傳亦稱都亭侯余按超在建安中已以偏將軍封都亭侯卽見本傳此處史語疑本作因前爲都亭侯因前者仍舊之謂而刻本誤倒前爲二字作爲前耳若去前字則因字亦無意考異以前字屬都亭侯讀作爲前後左右之前故有此辨而以爲衍文其實非衍也

吳志丁奉傳脫文

吳志丁奉傳云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氏讀書陸錄據文選辨論李善注引吳志曰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漿力戰有功拜

左將軍謂志文魏大圍之應作魏人圍之而向上尚脫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九字惟黎斐力戰有功恐仍是屯於黎漿之誤蓋以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者是奉非斐耳同時錢氏著諸史拾遺乃據元時本三國志作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辨今本魏大之下實脫十二字於是此句闕焉始得復全至屯於黎漿一語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奉傳中帶敘黎斐事俗刻誤衍屯於二字又誤斐爲漿遂以黎漿爲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者似皆爲奉事矣豈知上文奉先爲偏將軍冠軍將軍滅寇將軍封都亭侯又爲虎威將軍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拜左將軍乎王氏此說誠足

吹網錄

卷一

五

破孫氏之疑然余按孫綝傳云綝復遣吳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通鑑載此事卽用綝傳文胡注云據晉紀都陸在黎漿南又引水經注云芍陂瀆水東注黎漿水按水經注原文無此水字但水東經黎漿亭南又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然則黎漿實有此地名特是時屯於其地者爲朱異竊謂丁奉傳此語當亦是夾敘朱異屯於黎漿以下乃敘及黎斐力戰事今上下皆有脫文致此語遂成鶻突王氏但據選注奉爲先登之下卽接黎斐力戰有功故指屯於二字爲衍文黎字爲斐誤實則辨論此處本但云丁奉離斐以武毅稱離離斐是俗本因離字誤加而不及朱異是以注引失

志此傳亦祇取敘奉斐二人戰績處其餘多所刪節安知原文敘朱異屯於黎漿一語不正所在所刪之內未可反援此以駁史文爲誤也

韋昭避諱改名

吳志韋曜傳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錢氏考異云三國志於晉諸帝諱多不避如后妃傳不本淑懿高堂隆傳留其淑懿以至太師軍師昭烈昭獻昭昭文昭德之類不勝枚舉蜀後主改元炎興亦未回避此韋曜之名注家以爲避晉諱考書中段昭董昭胡昭公孫昭張昭周昭輩皆未追改何獨於曜避之疑宏嗣本有二名也余按魏志文帝紀黃初元年京都有事於太

次綱錄

卷一

六

廟錢氏謂晉史臣避景帝諱稱京師爲京都或曰京邑今檢本書凡應書京師處所諱皆合觀此則三國志於晉諱又未嘗不避矣考異此條與辨韋曜名一條其說前後不符偶失檢照竊謂宏嗣二名恐未必然若果二名裴松之年代相隔容有未知陳壽則近在同時諒無不曉作傳豈有不爲舉明者且宏嗣爲字與昭字之義相協故避諱改名之說自非無因蓋三國志於晉諸帝諱或避或不避其體例本未能畫一耳

晉書遺漏人物

晉史有十八家白貞觀詔修晉書於諸家舊史多所刪棄各本因而盡廢其見於晉以後人載籍及唐宋纂輯之書徵引遺文

尚可搜尋千百之一頗有列傳應載而竟歸遺漏者略舉所見如懷帝梁后見太平御覽后妃部引臧榮緒晉書云后諱蘭璧安定人也祖桓鴻季儀同三司漢疑父芬司徒后初爲豫章王妃懷帝卽位爲皇后永嘉中沒胡賊按今晉書懷帝紀光熙元年有立妃梁氏爲皇后之文而后妃傳失載馬敦見文選潘岳

馬汧督諫注引臧榮緒晉書云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爲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又引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而忠義傳亦無之劉遐民曹續見劉知幾史通雜說上史記篇原注云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按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劉氏所稱檀

次綱錄

卷一

七

氏春秋當卽指此曹續事跡今略無可考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嘗爲柴桑令陶集中和劉柴桑詩卽此人見郎瑛七修類稿引碧湖雜記然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中興書云劉驎之一字遺民驎之今晉書有傳史通所指必別是一人或驎之因與程之字同故改字子驥未可知如以上數人唐臣修晉史皆缺焉莫載漏略之謂誠有難辭矣至近儒邵氏晉書南江文鈔中諸史提要是在四庫館時所撰稿本晉書提要嘗舉王隱晉書所載郭琦事謂琦蓋始終亮節之士晉書削而不載何以扶植風教賴有太平御覽宋王氏書以存之云云余按今本晉書隱逸傳內實有郭琦事傳所敘尚書郭彭僧琦不附已因